



史籍文生選集

錯箱記

上海文學藝術出版社

史蒂文生選集

錯箱記

吳鈞陶 譯
姚叔高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錯 箱 記

著 者 [英] 史 蒂 文 生

譯 者 吳 鈞 陶
姚 叔 高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116 字數. 156 000 插圖. 3

開本. 787×1092 1/26 印張. $8\frac{6}{13}$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3 000 冊

1—13 000

定價 九角七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閘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三和新印刷製版所製版

大華印刷廠印刷

上海山西北路五八三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目次

序

第一章	摩立斯的疑竇·····	三
第二章	摩立斯的行動·····	一七
第三章	演說家逍遙自在了·····	三四
第四章	行李車裏的司法官·····	四六
第五章	葛地虹·福錫斯先生和龐大的箱子·····	五一
第六章	摩立斯的折磨：第一期·····	六三
第七章	威廉·鄧脫·匹脫曼向律師求計·····	七九
第八章	邁格爾·芬司貝萊的假期·····	九二
第九章	邁格爾·芬司貝萊假期的輝煌成就·····	一二四
第十章	葛地虹·福錫斯和百老沃大鋼琴·····	一三三
第十一章	音樂大師詹姆生·····	一四二

第十二章	百老沃大鋼琴的最後一瞥.....	一五
第十三章	摩立斯的折磨：第二期.....	一七〇
第十四章	威廉・本脫・匹脫曼的好消息.....	一八一
第十五章	『偉大的範司』回家了.....	一八九
第十六章	皮革店最後的改組.....	二〇六

第一章 摩立斯的疑竇

一個文學愛好者，舒舒服服地就在家裏，他不會知道作者的艱難辛苦。他拿着一本小說，笑盈盈地一頁頁翻過去，可不會想到那需要費多少鐘點的功夫去查考典籍，在波德萊圖書館①裏從事研究，跟學識淵博而字跡難認的德國學者書信往返——總而言之：他再也不會想到，讓他在火車上消磨一個鐘頭的東西，得有一個工程十分浩大的脚手架②先架起來，然後又拆掉！所以，我本來可以在這篇故事的開頭先講講通蒂③的身世——他的出生地、家庭成份、可能從他母親遺傳來的天才，以及能說明他智慧早熟的顯著事例等等——還可以寫一篇文章，詳盡敘述那個冠以他的名字的養老金法。這些材料都在我面前的分類架④裏，但是我又不屑於這樣賣弄。通蒂已經死了，我從沒見過誰對他有一絲悼惜之意；至於『通蒂氏養老金法』哩，對於這篇不加渲染的故事說來，用一兩句話也儘够說明了。

① 波德萊圖書館(Bodleian)：英牛津大學的一所圖書館，因重建該大學圖書館的 Sir Thomas Bodley (1545—1613) 而得名。

② 脚手架(scaffolding)：建造房屋時搭的工作架。

③ 通蒂(Lorenzo Tonti)：十七世紀意大利那不勒斯銀行家，首創一種聯合養老金法，稱為『通蒂氏養老金法』。其法由同年齡者聯合積貯一定之金額，經一定年限而尚生存者，分配其公積金。

④ 是一種寫字檯上的鴿籠式的木格。原文爲 pigeon hole。

有那麼一羣朝氣勃勃的年輕人（人數越多越好），各人拿出一筆款子，彙總了委託受託人保管；過了一百年，出錢的死得只剩下一個人了，這筆款子連本帶息就落在這個人手中，不過也只等於曇花一現；因為他這時可能耳朵已經聾了，你告訴他得了多大一筆財產，他都聽不見——而且無疑他是行將就木，因此得到了等於沒有得到。在現在看來，這種辦法顯然富有異樣的詩意和幽默感，因為這是一種沒有一個當事人可能得到好處的辦法，但是它的高尚和公平合理的精神，使我們的祖父母一輩的人都樂於此事。

當約瑟夫·芬司貝萊和他的哥哥麥斯特曼還在穿着鑲白綢邊的褲子的孩提時代，他們的父親——齊潑賽特區的一個富商——替他們加入了一個由三十七個人組成的資金充盈的小型『通蒂會』。入會費一千鎊；約瑟夫·芬司貝萊到現在還記得當時到律師事務所去的情景，那個『通蒂會』的會員們——都是像他一樣大的小孩子——聚集在一起，挨次坐到辦公室的那張大椅子上，在一位戴着眼鏡、穿着長筒靴的和氣的老紳士幫助之下，各人簽上名字。他記得後來就跟這些孩子們跑到律師屋後的草地上玩，他還跟一個『通蒂會』中的弟兄大打了一場，那個孩子踢痛他的脛骨。律師正在辦公室裏請聚會的那些父親和母親喝酒吃蛋糕，聽到爭戰的鬧聲就跑了出來，兩個戰鬥員就被拆開，約瑟夫的戰鬥精神（因為他比另一個年紀小）獲得穿長筒靴紳士的讚許，力言他像他這樣大的時候，也是這樣勇敢。約瑟夫心想，他小時候可是穿着小長筒靴，禿着小光頭呢？他晚上上床睡覺，自言自語地講海戰故事，講倦了，是不是也穿起像這老紳士的衣服，拿出酒和蛋糕來款待另一些男小孩、女小孩呢？

一八四〇年，這三十七個人全活着；到一八五〇年，人數少了六個；在一八五六和一八五七兩

年，變化更大，克里米亞戰爭①和孟加拉兵變②帶走了九個人。一八七〇年，原來的會員只剩下五個了，在我寫這篇故事的時候③，連芬司貝萊兄弟兩人在內，一共只剩三個人。

現在麥斯特曼是七十三歲，他早已嗟嘆年老力衰之苦，也早已退休，正住在他的兒子名律師邁格爾家裏，和外界絕無往來。約瑟夫呢，可不同了，他還是到處走動，還不過只是半老的样子，常在他愛去走走的街道上出現。這情形是彌足遺憾的，因為麥斯特曼過着（即使在細枝末節上）一種典型的英國式的生活。勤勞、有規律、莊重，並且相信四釐公債，是公認作爲一個老而益壯的人的基本條件。在這種種方面，麥斯特曼都有着卓越的表現，現在到了七十三歲，他才已什麼都不做了；可是比他小兩歲的約瑟夫，雖然精神矍鑠，但是一生怠惰，爲人古怪，一直叫人看不起。他從事於皮革事業，但早就厭棄了業務，別人也認爲此道非他所長。他喜歡博聞周知，但沒有及早節制自己的興趣，於是他的壯年很快就開始耗費在這方面。沒有比這種癖好更耗損精力的了，或許只有很自然地隨之而來或因之而起的熱中演講的癖好，才會更厲害。約瑟夫却兼有這兩點；這複合症十分兇猛，使得病人到處作義務演講，幾年之內，很快又發展到更嚴重的程度，甚至情願跑三十哩路，到小學校裏去對幼童演講。他不是一個學者；他讀的東西只限於粗淺的教科書和報紙；他連得百科全書都沒有翻過；他說人生就是他的書。他聲稱自己的演講不是講給大學教授們聽的；他的演講是直接訴之於『人民的偉大的心』，而人民的心，

① 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俄、土之間的戰爭，戰場在克里米亞半島。當時英、法亦參戰，派兵援土。

② 一八五七年印度德里附近印度土著軍隊發動的兵變，反抗當時的統治者英帝國，鬥爭達兩年之久。

③ 約在一八八八年。

必然無疑，比人民的頭腦更明事理，因為他的苦口婆心已經受到大家歡迎。譬如說，如何靠一年四十鎊的收入而愉快地生活，這篇演講就會在失業羣中轟動一時。教育之宗旨、目標、意義與價值，這個講題就會使他贏得淺見者的重視。至於他那篇有名的論說，人壽保險與羣衆之關係，在大島^①的工人協進會裏宣讀，也曾受到盲目崇拜的男女聽衆的『滿堂喝采』，效果之大使他第二年就被推選爲那個會的名譽會長，這職司非但沒有酬勞，反而要居職者拿出錢來捐助，但是他的虛榮心却得到無上的滿足。

約瑟夫在沒有智識而比較開通的那一部分人們中這樣樹立了聲譽，就在這時候，他的家庭生活裏忽然有了不少孤兒參加進來。他的弟弟雅各死了，就把摩立斯和約翰兩個男孩子的負擔加到他身上，同一年內，家裏又增添了一個小女孩，她是約翰·亨利·海士爾坦先生的女兒，那位先生是一位錢少、朋友更少的紳士。他只在和樂衛那兒的演講廳裏見過約瑟夫一次；但是那次却給了他以重大影響，他一同家就重新寫了一張遺囑，把女兒和她的前途都託付給那位演講者。約瑟夫原是個好說話的人；然而承擔這個新責任時，却不能說不帶點勉強，他登報招請了一位保姆，買了一輛舊搖籃車。對於摩立斯和約翰他比較歡迎；這與其說是因為親戚關係，還不如說是因為他的皮革店裏（他已經心慌忙地把屬於他們的三萬鎊投資到這店裏）近來生意莫名其妙地呈現出衰落的徵象。他挑選了一個年輕能幹的蘇格蘭人來經理事務，生意上的麻煩事，約瑟夫·芬司貝萊就再也不用操心了。他把受他監護的三個孩子也交託給這能幹的蘇格蘭人（他已結婚），自己動身到歐洲大陸和小亞細亞^②去作長途旅行。

① 大島 (Isle of Dogs)：倫敦泰晤士河中的一個島。昔時爲半島，皇族畋獵其間，獵犬馳騁，吠聲聞島外，故名。

② 小亞細亞 (Asia Minor)：在亞洲西境，昔爲東土耳其領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土領土僅限此一隅。

他一手拿着一本數國語言對照的聖經，一手拿着一本成語手冊，就在歐洲十一個說着不同語言的地區中，摸索行程。這兩種嚮導，前一種不很符合這位哲學家的旅行家的要求，即使後一種也顯然專爲遊客着想，而不敷人生問題的專家的應用。但是他却硬拉了一些翻譯員——只要他能不出代價而找着他們的時候——爲他做了工作，這樣靠了種種辦法他把調查的結果寫滿了好幾本筆記簿。

他這樣漫遊了好幾年，等到他所監護的孩子們已經長大，必需親自照顧的時候，才不得不回到英國來。那兩個男孩他已經送到一個良好而經濟的學校裏去讀書，他們在那兒受到了優良的商業教育，這一來事情却有點尷尬，因爲那片皮革店可經不起法院查問。事情是這樣，約瑟夫爲了準備交卸保管責任，查看一下賬目，却驚恐地發現他弟弟的財產交他經管以後別說沒有增加，即使把自己全部財產分文不留地賠給他的兩個被監護人，仍然短少七千八百鎊。這事情是當着一個律師的面通知了這兩個弟兄，這時候摩立斯·芬司貝萊就威脅他的二伯父，說要用嚴正的法律來解決，幸虧經過這位法律專家的勸告，才沒有走極端。

『石頭裏是榨不出油來的，』這位律師說。

摩立斯明白了這點，就跟他的二伯父和解。約瑟夫這方放棄全部財產，並且把在『通蒂會』裏可能得到的權益移讓給姪兒，這權益已經大有希望。摩立斯這方則答應留養二伯父和海士爾坦小姐（她也是遭難者之一），並且給他們每人每月一鎊零用錢。這筆津貼對於老頭兒說來綽綽有餘；海士爾坦小姐怎麼能賴以添置衣着可成了一個難題，但是她居然對付得了，而且從無怨言。她對她的不稱職的監護人也真心敬愛。約瑟夫從來都是和善待人，他的年齡也幫他說了好些話，他那樣全神貫注地追求

知識，以及對於無論多麼輕微的讚許都天真地感到愉快，也有着動人心絃的地方；因此種種，雖然律師鄭重對她說她做了犧牲，珠麗雅還是不願給約瑟夫伯伯增加困難。

在布隆斯佩里①的約翰街上一幢陰森森的大屋子裏，這四個人就一同安住下來，表面上像是一個家庭，實際上只是一個財務上的結合體。當然，珠麗雅和約瑟夫伯伯兩人等於奴隸；約翰呢，這位紳士喜好五絃琴、音樂廳、快樂酒排間②，以及體育新聞，這樣，無論在什麼場合中都必然是一個次要人物；而這個帝國裏的一切煩惱和樂趣就都由摩立斯來嘗味了。圓滑的文人用以安慰無能和庸碌之輩的老生常談之一，是說苦和樂總是難解難分地雜在一起，但是就摩立斯的情形說來，苦味一定遠遠多過甜味。他自己不怕麻煩，也不肯減少別人的麻煩；每天早晨他叫了僕役們來，親手分發日常用品，測量白葡萄酒的深淺，數數吃剩的餅乾；每星期賬單送來，總要演出不快的活劇，廚師經常受到責難，做小買賣的直跑到後客廳裏爲了三個銅子兒跟他大吵大鬧。淺見的人可能把他看做一個守財奴；但是他自己看來，純粹是一個被人詐騙的受害人；這世界欠了他七千八百鎊，他立意要這世界償還。

然而摩立斯的個性還是在對待約瑟夫的方法上才特別顯露出來。他的二伯父好像是一宗股票，價格不穩定，但是他已經拋入大量資金；因此他任何犧牲來保護這個担保品。不管這老頭兒有沒有病，每月都由醫師檢查一次。他的飲食、衣着，以及時不常的旅行：這次到布來頓，下次到蓬毛塞③，就像嬰兒吃奶麵糊一樣，完全由別人調配。天氣不好的時候，他得就在家裏。天氣好的時候，他得在九

① 布隆斯佩里 (Bloombury) 倫敦中區一地區。大英博物館亦在這地區內。

② 快樂酒排間 (Gaiety Bar) 倫敦一座極華麗的快樂劇院內附設的酒排間。

③ 布來頓 (Brighton) 蓬毛塞 (Bournemouth) 均濱英國南海岸，爲休養勝地。

點半鐘等在穿堂間裏；摩立斯先要看看他可戴上了手套，可穿好了鞋子；然後兩個人胳膊挽着胳膊，到皮革店裏去。路上該是够索然無味的，因為他們之間根本沒有好感；摩立斯總是不斷責罵這個監護人盜用了款項，並且埋怨措了海士爾坦小姐這麼個負擔；約瑟夫呢，雖然性情够得上說是溫和的，但對他這個姪兒多少帶着點恨意。不過跟回來時路上的情形一比，這又算不上什麼了；因為不管芬司貝萊家的哪一位，只要看到一眼那月店舖，或者一點店舖的業務情況，都足以使他不痛快一輩子。

店舖門上仍然有着約瑟夫的名字；支票仍然由他簽字，但這只是摩立斯的策略，爲的是使『通蒂會』裏其他會員都因而氣餒。事實上，這月店已經完全屬於摩立斯了；他也發覺接到手的是一團糟。他會想賣掉它，但是人家出的價錢太可笑。他又想擴充它，反而把負債擴充起來；緊縮它呢，結果只緊縮了利潤。除了那個能幹的蘇格蘭人以外，沒有誰發過這月店的財；蘇格蘭人（被撤職之後）用賺來的錢到鄰近班付的地方造了一幢房屋，閒居起來。每天，摩立斯坐在他的專用辦公室裏拆閱信件，想到這個卡里陀尼亞①騙子，就要痛罵一頓，這時，老約瑟夫坐在另一張辦公桌前沉悶地等着命令，或者在他完全不明所以的東西上狠狠地簽名。有一天，那個『石南之鄉』的人②竟然如此不近人情，把他二次結婚（跟亞力山大·麥克勞牧師的長女苔薇達）的請柬寄來，大家都真担心摩立斯會發作起來。

皮革店裏的工作時間已經減少到最低限度；即使像摩立斯，雖然責任感有那麼強，可是面臨着這破產的陰影，也還是不肯在店裏多耽一會；於是經理和職員們就都噓出一口氣，打點打點，準備明天

① 卡里陀尼亞 (Caledonia)：蘇格蘭古時的拉丁名稱。

② 蘇格蘭境內最多石南樹，『石南之鄉』的人 (man of the heather) 即指蘇格蘭人。

再來閒蕩。我們的丁尼遜勳爵①說過，『無事忙』是『延宕』的同父異母的姊妹；那麼『營業習慣』自然是『延宕』的叔伯了。這時，那位皮革商人正在像牽着一隻小狗似的，把他的活的投資對象押回約翰街，把他幽禁在穿堂間裏，自己就盡一天所餘的時間出外搜尋印章戒指，這是他生平唯一的癖好。約瑟夫不但有一般人所有的虛榮心，他還有演說家的虛榮心。他承認自己犯了過錯，雖然別人（能幹的蘇格蘭人）虧待他比他虧待姪兒更甚；但是就算他雙手浸透了血污，他覺得還是不應該這樣拖在一個年輕小子的遊行馬車車輪後面，不應該像個俘虜似的罰坐在他自己的皮革店的廳堂裏，不應該耳邊只聽見對他整個一生的惡毒的批評——不應該衣着被檢查，衣領叫翻上來，要查明他確是戴着無指手套，也不應該一直在別人看管下領出去，帶回家，像個由保姆看管的嬰孩一樣。一想到這個，他就不免氣憤填膺，忙不迭地掛起帽子、大衣和討厭的無指手套，溜到樓上去找珠麗雅和筆記簿。至少那間休息室的不可侵犯性該得到摩立斯的尊重了；它該屬於這老人和少女兩人；她在那兒做自己的衣裳；他在那兒記下一鱗半爪的事情，統計鷄毛蒜皮的數字，把眼鏡都沾上墨水。

有時，他也在那兒慨嘆『通蒂會』跟他的關係。『都是因為那個會，』一天下午他這樣嚷着，『不然他決不要留住我。那我就能做一個自由人了，珠麗雅。我可以很容易靠演講來養活自己。』

『那是一定的，』她說；『他剝奪了你這種娛樂，我就覺得這也好算是他最缺德的一件事情。貓島②（是這麼叫的吧？）那兒許多好人那麼看重你，寫信來請你給他們作一次演講。我還以為他總會

① 丁尼遜勳爵（Lord Alfred Tennyson 一八〇九—一八九二）；英國桂冠詩人。

② 並無這個地名。此處說海士爾坦小姐將大鳥記錯。

讓你到貓島去哩。』

『他是一個傻瓜，』約瑟夫嘆道。『像他的處境，四周簡直哪兒都是令人目眩神迷的生活奇觀，然而看看他從中得到的好處，他最好還是睏到棺材裏去吧。你想他有多麼好的機會呀！換了任何一個青年得到這種機會，真要開心得跳起來啦。只要他願意聽，我能告訴他的見聞是說也說不盡的哩，珠麗雅。』

『親愛的，不管你說什麼，可千萬不要太激動，』珠麗雅說，『因為你知道，倘若你有一點不舒服的樣子，別人就會把醫生請來了。』

『的確不錯，』老人低聲下氣地答着，『我來做一點研究工作平平氣吧。』他用拇指翻動着那一排筆記簿。『我不知道，』他說，『我不知道（因為我看到你手頭正忙着）你是否會有興趣——』

『哦，我當然有興趣，』珠麗雅嘆着說。『把你的精彩的故事念一篇給我聽吧，那才對啦！』

他就把一本簿子拿下來，急急忙忙把眼鏡架上鼻梁，好像不讓別人有打消原意的機會。『我打算念給你聽的，』他一面說，一面一頁頁地翻閱，『是跟一個荷蘭旅行嚮導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談話的劄記，那人名叫大衛·阿巴斯（Abbas），這字是「住持」（abbot）一字的拉丁文。所得結果證明我的錢花得很值得，花錢是因為阿巴斯起先顯得有些不耐煩，我就受到感應（我知道這種說法很奇特），要負擔他的飲酒費。劄記大約只有二十五頁長。對啦，就是這一段。』他清了清喉嚨，念起來。

這段訪問記，五百分之四百九十九是芬司貝萊先生（照他自己的記載）的話，摘錄阿巴斯的簡直一句也沒有。珠麗雅覺得毫無興趣，她並不是非聽不可；然而對於那個不得不答話的荷蘭旅行嚮導說

來，當時一定完全像在做惡夢一樣。他似乎靠了頻頻向酒瓶求助才使自己安定下來，甚至（到末了）他終於不再依靠約瑟夫的小恩惠，寧願自己出錢叫一壺。在這份記錄裏，一種陶然微醺的效果至少可以看得出：阿巴斯忽然心甘情願地出來作證了；他開始自願透露一些話了，在縫衣的珠麗雅剛抬起頭來，好像微微一笑的時候，摩立斯衝進了家裏，一個勁地喊着二伯父，一口氣地闖入休息室，高舉的手裏搖着一份晚報。

他的確帶來了重要新聞。陸軍中將格拉斯哥·畢加爵士，這位『印度星勳位司令官爵士』^①，『麥克爾聖徒喬奇聖徒勳位司令官爵士』^②等等，他的逝世消息宣佈出來了，那麼『通蒂會』裏那一筆款子現在只是芬司貝萊兄弟兩人之間的事了。摩立斯的機會到底來了。他們兄弟倆向來不和睦，這是事實。那時，麥斯特曼聽說約瑟夫到小亞細亞去了，深表不滿。『我說這簡直胡鬧，』他這麼說。『你瞧吧——下次我們就要聽到他到北極去了。』等旅行家回來，這種譏諷話又傳到他耳中。那一次，麥特斯曼縱然得到坐在講壇上的邀請，都拒絕去聽那篇教育之宗旨、目標、意義與價值的演說，是搞得最不痛快的一次。從這以後，兄弟倆沒有見過面。不過在另一方面，他們從沒有公開吵過架，約瑟夫（遵照摩立斯的命令）總能放棄他做弟弟的特權；麥斯特曼生平享有不貪和公正的令名。這樣一來，

① 『印度星勳位司令官爵士』(K. C. S. I.) 即 Knight Commander of the [Most Exalted Order of the] Star of India，這是英國頒給駐在印度官員的勳位。

② 『麥克爾聖徒喬奇聖徒勳位司令官爵士』(K. C. M. G.) 即 Knight Commander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這是英國頒給軍政人員的勳位。

現在雙方妥協的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摩立斯忽然看見自己收回了七千八百鎊，並且擺脫了動盪不定的皮革生意，因此第二天一早就趕到堂兄邁格爾的事務所裏來。

邁格爾是個在社會上有名氣的人。年紀很輕的時候即已投身法律界，差不多不仗誰的支撐，就成了一個經手曖昧事務的販子。大家知道他能承辦勝訴無望的案子，大家知道他從石頭裏擠出證據來，也能從金礦裏挖出好處來；因而他的事務所裏進進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是還只剩下一點名譽沒有喪失，而現在發覺這剩下的一點正岌岌可危的人，都是交友不慎結識歹人的人，或是體面攸關的信件落在別人手裏的人，或是被自己的管家勒索的人。邁格爾在私生活方面是個尋歡作樂的人，但是他在事務所裏見到的令人胆寒的事，大概很有力量使他頭腦清醒，因為大家知道（在投資事務上）他寧願殷實可靠，而不願冒險一逞。尤其可以看出他這一點的，是他平生始終不渝地嘲笑芬司貝萊的『通蒂會』。

所以摩立斯到他堂兄面前來的時候，一點都不担心事情的結果，他興沖沖地把他的計劃講了出來。這位律師耐心聽了將近一刻鐘，讓他滔滔不絕地談完那些明白易見的好處。然後邁格爾站了起來，一邊按鈴叫書記，一邊簡簡單單地說了一句話。

『不成，摩立斯。』

儘管這位皮革商說情說理，又天天跑來說情說理，都沒有用。他提議拿出額外酬勞一千、二千、三千鎊，也沒有用，他以約瑟夫的名義提議只要總額的三分之一就算了，也沒有用。回答依然是一樣的：『不成。』

『我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最後說。『你對我提出的理由沒有任何答辯，你沒有一句話好說。照我看，我相信這是存心作對。』

律師對他莞爾一笑。『你至少可以相信一樁事，』他說；『我做什麼都可以，可就不打算滿足你的好奇心。你看我今天已經多講了幾句話，因為對於這個問題，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見。』

『我們最後一次的會見！』摩立斯喊起來。

『是馬上離別前的一杯^①，親愛的孩子，』邁格爾回答。『我不能讓我的業務時間白白糟蹋。就說你自己吧，你難道沒有事情嗎？你的皮革生意難道沒有風波了嗎？』

『我相信這是存心作對，』摩立斯固執地重複這句話。『你一直厭恨我，從小就看不起我。』

『不，不——沒有厭恨過，』邁格爾用安慰的口吻回答。『說什麼都不如說我喜歡你來得對；你有一種地方永遠令人驚喜，你只要站開一點，看來就那麼黑，那麼動人了。你可知道，就那麼對你看，總覺得你很有浪漫的氣息？——像別人所謂一個歷史不簡單的人！真的，我耳朵裏聽見的，盡是說皮革生意的歷史裏充滿事故哩。』

『好吧，』摩立斯說，不理那些話，『到這兒來是沒有用的了。我去看你的父親去。』

『哦，不行，你不可以去，』邁格爾說。『誰也不許去看我的父親。』

『我倒要聽聽這是什麼道理，』他的堂弟嚷着。

『這並不是什麼祕密，』律師回答。『他身體太壞。』

① 馬上離別前的一杯 (the stirrup-cup)：乘馬臨行前所飲的告別酒。